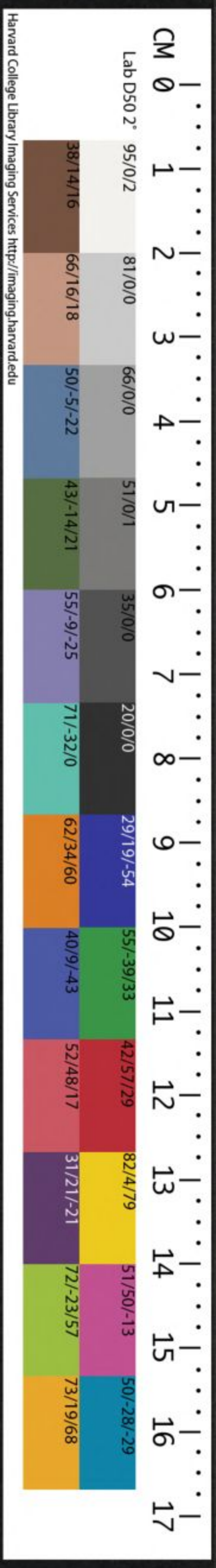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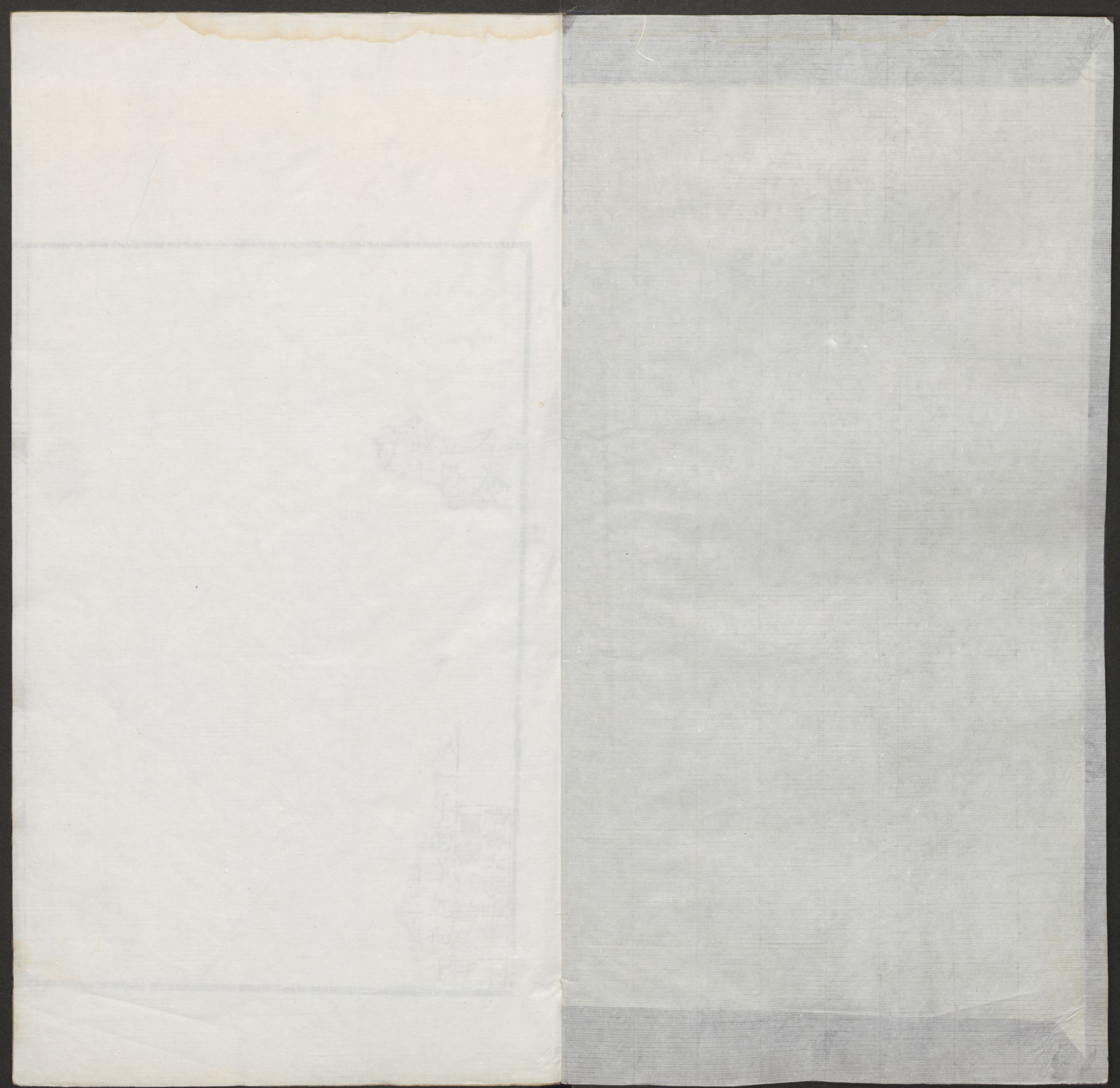


72512/2193

CUMMERS 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 UNIVERSITY  
JUL 25 1952





全卷  
立仍  
政十  
頁

八二年南漢乾和十  
三直  
日  
印  
藏  
珍  
書  
館  
圖  
哈  
佛  
大  
學

活軍坐階

者甚衆前陝州司馬閻弘魯  
之安矣彥超怒及是括士  
來不能霸諸侯然以禮  
地將反判官出  
彥超屢出戰

又獻彥超猶以為有所匿命周度索其家無所得  
魯大妻繫獄有乳母於泥中培得金繆臂獻

其主彥超榜掠弘魯夫妻肉  
一阿庇弘魯市斬於市

### 袁敗之二月遂取苛嵐軍

昔伐周矣此其書攻何伐而遁焉不  
以相加兵書擊書攻而已矣會契丹

即唐謂  
計乎庚

能之  
事

制戶部

甄耳晟素車

請人

其才此治道所以未成也唐主乃  
已不能勤事益不治唐主乃復自  
惡延巳為人數上疏攻之會儼坐失  
李德明輩欲殺之延巳曰儼誤殺一婦  
死儼九卿也可誤殺乎獨上言儼素有  
冒赦宜從寬宥

免人亦以此多之

九日食○唐遣兵攻桂州南漢擊敗之

之傳首  
城都

天平節度高行司平

口

而不矜策馬臨敵此  
易人以足重之

契丹侵冀州

四

居平章事本 辭位不許

通鑑曰 毅以病辭位 周王遣中使諭旨曰 卿一所掌至重 朕難其人 苟事功克集 何必朝禮 毅不得已 始視事

何必書志  
給之以是為

聖王毓聖侯魯國夫人三殿又前有宋真宗御書孔子讚石刻及本朝御製廟碑文其他門廡齋宮碑刻之盛不可殫述有司春秋致祭朝廷三年一遣使致祭有事則祿朝廷復詔有司重建之

孫金討

開  
今延鈞已伏乞公宜出詔書以示眾承正曰我能致公  
富貴勿問詔書欽始知承正反因給曰今內外未安請  
為公巡察却羅馬而出曉諭其眾帥以二府攻承正

戍边注辞承正承

辭延層其家屬詔

以將吏里集欽謂承正曰

承正曰我能致公

富貴勿問詔書欽始知承正反

因給曰今內外未安請

為公巡察却羅馬而出曉諭其眾

帥以二府攻承正

承正

承正

承正

承正

殺

親王

人招

曰唐王遣其將李建期圖朗州張密圖桂州又未

馮延巳孫晟曰禁人求息肩於我我未有以撫

力非所以副來蘇之望吾欲罷桂林

劉言何如晟以為然延巳

驚一旦三分喪二人皆輕

乃遣統軍使候訓將兵與

陪臣也不當  
 呼敢不敬乎遂  
 後以為曲阜令及  
 孔子為百世帝王  
 有孔子陪臣之說  
 以特書而美周主  
 里魯城內即闕里  
 始宏廟制宋加修  
 師永樂中撤而新  
 為大成殿左為泗水侯殿右為沂國公殿後有  
 重建本朝洪武初重加修飾永樂中撤而新  
 為大成殿左為泗水侯殿右為沂國公殿後有

勢未能執筆詔以三司  
 務繁令刻名印用之

周立訴訟法

通鑑曰凡有訴訟必先  
 聽請  
 有入書者必書所情  
 不

忽生



取均

二月河

周靜難節度使侯音

朝

通鑑曰章獻買宴絹千匹銀五百兩周主不受曰諸侯  
既天子宜有宴犒豈待買邪自今如此比者皆不受

周葛延遇李澄伏

誅

通鑑曰周翰林李士  
為屢更赦不許王峻

徐台符請誅誣告李崧者馮道以  
喜台符之義白收二人誅之劉氏  
不者此周矣書伏誅付書伏誅以

蜀廣

一月

所以致其子之意耳

### 尚萊州刺史葉仁魯有罪伏誅

通鑑曰仁魯周主故吏也坐贓賜死周主遣中使賜以酒食曰汝自抵國法吾無如之何營存恤汝母仁魯感泣

除

亦可謂

民之

### 周遣王峻行視決河

通鑑曰周主以河決為憂峻請自行視許之鎮寧節度使葉屋求入朝峻忌其英烈每沮止之至是葉復求入

擊走之○周鎮寧節度使郭榮

殿前  
吾軍

寶

通鑑曰初契丹主德光以晉傳  
國宝北還至是更以玉作二宝

周貶王峻為商州司馬

為言使者責敬真全琇收斬之  
六御南漢至長沙  
白高侯至長沙

言疑  
輩同  
行逢  
之達  
甚歡

通鑑曰峻晚節益狂躁奏請以類  
進退宰輔不可倉猝侯更思之峻  
所召見馮道等泣曰王峻陵長大  
羽翼朕惟一子專務問阻無君如  
此誰則堪之乃貶峻  
商州司馬  
病卒

以郭榮為開封尹封晉王

有書姓者此何以書正名也五季  
將承大業矣不可以不止也然  
所以別於正統  
特書之

其  
洛陽  
况有以  
才  
公  
身  
在  
治

延巳同平章事○夏六月契丹將張藏英降

### 九經板成

通鑑曰初唐明宗之世令國子監校正九經刻板印賣至是板成獻之由是雖亂世九經傳布甚廣是時蜀學詔商亦出私財百萬營書館且請刻板印九經蜀主從之由是蜀中文亦盛劉氏曰成者何蒙成也先是明

宗始命刻板至是而成細目於唐書初於  
田書成錄實也石經經板細目備書之

### 王素讓破朗州執劉言殺之○秋七月唐大旱

通鑑曰唐大旱井泉涸淮水可涉饑民度淮相繼濠受  
兵禦之民與鬪而北周主聞之曰彼我之民一也聽  
築倉多糴以供  
載者勿子

### 朗州事

治

詔上封事  
制稅牛皮  
可書之善  
有君人之

散財以讓之  
常在洛陽疑之執  
必洛陽  
附本大梁

殺之

即少拓之持功橫凡河北鎮戍兵應用牧處分者殷  
充京城內外巡檢因力疾衝殿殿入起居遂執之下制  
速嚴謀以郊祀日作亂殺之刘氏曰上書入朝下書殺  
之病周也殷雖專橫誣以謀亂則非罪矣  
故斥書主綱入朝書殺之者一而已

### 唐復置科舉

通鑑曰從知制誥徐鉉之請也

### 唐流徐鉉於舒州貶徐錯為校書郎分司

通鑑曰唐楚州刺史田敬洙請修白水塘既田以實也  
馮延巳以為便李德明因請大開曠土為屯田修復所  
在唐理廢者吏因緣侵擾大與力後奪民田甚衆鉉  
舒州然白水塘竟不成唐主  
指其地魯無才多罪牽指輕淺

即退命

七〇南漢  
〇凡五國

宗不逞者戮之流言乃息

### 周王疾薦詔晉王榮聽政

通鑑曰初周王在鄴都奇愛小吏曹翰之才使之事晉王榮榮鎮澶州以為牙將榮入尹開封翰請問曰大王國之儲嗣今主上寢殿當入告醫藥奈何猶決事於外邦榮感悟即日入止禁中周王疾篤停諸司細務勿

周王聞之召諸將至寢殿讓非食專以贍軍為念汝輩豈不思已有何功惟知怨望於

有大事則晉王榮稟進上宣行之屢戒榮曰昔吾西征見唐十八陵無不發掘者此他惟多散金銀故也我死當衣以紙衣欵以瓦棺壙無用石以覽代之工人役徒皆和雇勿以煩民壘墓近陵民三十戶蠲其雜徭使之守視勿脩下宮置宮人作石羊虎人馬惟刻石置陵前云周天子平生好儉約遺令用紙衣瓦棺嗣天子不敢違也汝或吾違吾不福汝

### 遣使分塞決河○周以王溥同平章事

宣曰周王命趣草制宣畢曰吾無恨矣

### 王威殂晉王榮立

是為世宗○二月蜀安思謙伏誅  
曰思謙諸殺張業廢趙廷隱蜀人皆惡之將兵救崇迨純無功內不自安多殺士卒以立威蜀主聞上有一年尚壯為思謙所斥者復留隸籍思謙殺之蜀不能平王藻言思謙怨望將反思謙入朝蜀主命壯

手之藻亦坐  
口边奏并諫

### 契丹兵擊周周李筠逆戰敗績

曰北漢王聞周祖其喜請兵于契丹契丹遣楊  
禹騎如晉陽比漢王自將兵三萬以張元徽為前  
與契丹趣潞州節度使李筠遣穆令均將兵逆戰  
徽陽不勝令均逐之伏發被殺筠遁歸上黨嬰城自  
守筠即某也避世宗名改焉尹氏曰北漢之兵自以有  
詞可執然書擊不書伐者一以伐人之喪一以用夷狄  
伐中  
國也

### 三月周主榮自將與漢戰于高平漢兵敗績周將樊愛能 何徽等引兵先遁周主誅之

通鑑曰世宗欲自將禦漢兵群臣皆曰劉崇自平陽遁  
走以來勢威氣沮必不敢自來陛下新即位山陵有日

人心易搖不宜輕動宜命將禦之世宗曰崇幸我大喪  
輕朕年少此必自來朕不可下往馮道固爭之世宗曰  
昔唐太宗定天下未嘗不自行朕何故偷安道曰未審  
陛下能為唐太宗否世宗曰以吾兵力之強破劉崇如  
山壓卵耳道曰未審陛下能如山否世宗不悅惟王溥  
勸行乃命道奉梓宮赴山陵遂發大梁至懷州欲兼行  
速進指揮使趙晁私謂鄭好謙曰賊勢內盛宜持重以  
挫之好謙以聞世宗怒并晁械執之進宿澤州東北漢  
軍高平南明日周前鋒擊之漢兵邨世宗慮其遁去趣  
諸軍亟進漢王陳於巴公原張元徽軍其東楊衮重其  
西衆頗嚴整周河陽節度使劉詞將後軍未至衆心危  
懼而世宗志氣益銳命李重進白重贊將左軍呂西樊  
愛能何徽將右軍居東向訓史彥超將精騎居中張永  
德將禁兵自衛介馬臨陳督戰漢王見周軍少悔召契  
丹謂諸將曰今日不惟克周亦可使契丹心服楊衮策  
馬前望周軍退謂漢王曰勅敵也未可輕進漢王奮額  
曰請公勿言試觀我戰時東北風盛俄轉南風漢司天  
監李義曰時可戰矣漢王從之麾東軍先進擊周右軍

合戰未幾周燹愛能何徽引騎兵先遁后軍潰步兵千  
餘人解甲降漢世宗見軍勢危自引親兵犯矢石督戰  
宋太祖時為宿衛將謂同列曰王危如此吾屬得不致  
死又謂張永德曰賊氣驕可破也公為左翼我為右翼  
以擊之國家安危在此一舉永德從之各將二千人進  
戰宋祖身先士卒馳犯其鋒士卒死戰無不一當百漢  
兵披靡內賤直馬何瑀躍馬引弓連斃數十人士氣益  
振殿前行首馬全義引數百騎遁陌陳漢王趣張元徽  
使乘勝元徽前畧陳馬倒為周兵所殺比軍奪氣時南  
風益盛周兵爭奮漢兵大敗揚容畏周兵之強不敢救  
且恨漢王之語全軍而退愛能徽引騎南走剽掠輜重  
揚言契丹大至官軍敗績餘衆已降虜矣世宗遣近臣  
喻止之不聽殺使者與刘祠遇止之詞不從引兵比時  
漢兵尚有萬餘人阻澗而陳薄暮詞至復與諸軍擊敗  
之追至南平澗戶滿谷委棄御物及輜重器械雜畜不  
可勝紀是夕世宗野宿得步兵之降敵者皆殺之愛能  
等聞捷與士卒稍稍復還明日休兵高平選漢降卒數  
千人為勁順指揮遣戍淮上餘二千餘人賜資裝從還

之漢王帥百餘騎北走所至得食未奉筋或傳周兵至  
輒蒼黃而去衰老力憊殆不得反僅得入晉陽世宗欲  
誅愛能等猶豫未決因以訪張永德對曰愛能等素無  
大功忝冒節越望敵先逃死未塞責且陛下欲削平  
四海苟軍法不立雖有熊羆之士百萬之衆安得而用  
之世宗稱善即收愛能徽及所部軍使以上七十餘人  
責之曰汝輩非不能戰正欲以朕為奇貨嘗與劉崇耳  
悉斬之徽先守晉州有功欲免之既而以法不可廢遂  
并誅之而給櫜車歸塗自是驕將情卒始知所懼不行  
姑息之政矣永德所宋祖智勇世宗擢為殿前都虞候  
餘將校遷拜者數十人有自行問擢王軍廂者釋趙晃  
之囚漢王收散卒繕甲兵完城塹以備周遣王得中送  
袞因求救於契丹契丹王許之尹氏曰五代之際將驕  
卒惰久矣高平之戰雖平時未嘗進諫如馮道者亦且  
力沮其行則餘人不言可知兵鋒始交愛能等即引兵  
先遁右軍遂潰向非世宗親犯矢石宋太祖身先士卒  
則勝敗固未可知幸而大捷叛將復還釋此不誅則是  
棄王與敵之人可以僥倖漏網者也一言之決按法行



辟軍政始行世宗兵威之振實肇於此  
宜綱目於愛能等特以伏誅書之也

### 周遣符彥卿督諸將攻漢至晉陽孟縣汾遼等州降

通鑑曰世宗遣彥卿等北征但欲耀兵於晉陽城下未  
議攻取既入漢境其民爭以食物迎勞泣訴劉氏賦役  
之重愿供軍須助攻晉陽州縣亦繼有降者世宗始有  
兼并之意諸將皆以糧乏請班師不聽既而軍士不免  
剽掠漢民失望稍稍保山谷自固世宗聞之馳詔禁止  
剽掠安撫農民止徵今歲租稅及募民入粟拜官有差  
發近便諸州民運糧以饋軍  
遣李穀詣太原計度芻糧

### 周太師馮道死

通鑑曰道少以孝謹知名唐莊宗世始貴顯自是累朝  
不離將相公師之位為人清儉寬弘人莫測其喜愠骨  
稽多智浮沈取容嘗著長樂老叙自述累朝榮遇之狀  
時人往往以德量推之歐陽公曰禮義廉耻國之四維

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况為大臣而無廉耻天下其有不  
滅國家其有不亡者乎馮道其可謂無廉耻者矣則當  
時天下國家可知也予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死事之  
臣十有五皆武夫戰卒豈於儒者果無其人哉得非高  
節之士惡時之乱而不肯出歟嘗聞是時有王凝者家  
清齊之間為魏州司戶參軍以卒妻李氏負其遺骸以  
歸東過開封止於旅舍主人不納率其臂而出之李氏  
仰天慟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乎被人所執耶即  
引斧自斷其臂見者為之嗟泣開封尹聞之白其事於  
朝厚卹李氏而答其主人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忍耻  
以偷生者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哉司馬公曰天地設  
位聖人則之以制礼立法內有夫婦外有君臣婦之從  
夫終身不改臣之事君有死無貳此人道之大倫也苟  
或廢之乱莫大焉范質稱馮道厚德稽占宏才偉量雖  
朝代遷賢人無間言屹若巨山不可轉也夫為女不正  
雖復華色之美織絰之巧不足賢矣為臣不忠雖復才  
智之多治行之優不足貴矣何則大節已虧故也道之  
大節如此雖有小善庸足稱乎或以為當是之時臣矢

會編卷八十五  
節者非道一人豈得獨罪道哉夫忠臣憂公如家見危致命智士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今道尊寵冠三師推任首諸相國存則竊位素餐國亡則迎謁勸進茲乃姦臣之尤安得與他人為比哉或謂道能全身遠害於亂世斯亦賢已夫君子有殺身成仁豈專以全身遠害為賢哉然不正之女中士羞以為家不忠之人中君羞以為臣若道之為臣而不誅不奪則亦時君之責也史臣曰按馮道反君事讐姦臣之尤也而時人顧推其德量謂其能全身遠害於亂世宋儒蘇轍至以盛德許之且悲其不幸而立於暴君驕將之間繆矣惟歐陽修之論辭嚴義正可為萬世人臣之律令觀人者不可不知所擇也

### 周立后符氏

通鑑曰初符彥卿之女適李守貞之子崇訓相者言其貴當為天下母守貞喜曰吾婦猶母天下况我乎反意遂決及敗崇訓先自刃其弟妹次及符氏匿幃下崇訓倉猝求之不獲遂自刎亂兵既入符氏安坐堂上叱亂

兵曰吾父與郭公為昆弟汝曹勿無禮周祖遣使歸之於彥卿既而為世宗娶之至是立為后后性和惠而明決世宗甚重之尹氏曰聞諸侯一娶九女矣未聞以天子自居而立人之婦以母天下者也故書立后符氏而不書立符氏為后明其婦而不女以譏之也

### 五月王逵徙治朗州以周行逢知潭州事○周主攻焉不克引軍還

通鑑曰世宗自潞州趣晉陽至城下旗幟環城四十里楊衮奔歸契丹契丹主怒其無功囚之使數千騎屯忻代之間周遣符彥卿等擊之彥卿入忻州契丹退兵忻口兵遊騎時至城下彥卿與諸將陳以待之史彥超將二十騎為前鋒殺契丹二千人恃勇輕進為契丹所殺周兵死傷甚衆彥卿引兵還晉陽折德哀將州兵來朝復置永安軍以德哀為節度使時大發兵夫攻晉陽不克會又兩士卒疾病及彥超死乃議引還初王得中返

白契丹值周兵囚送下軍世宗釋之賜以帶馬問虜兵何時當至得中臣受命賜楊衮他無所求或謂得中曰公不以實告契丹兵即至公得無危乎得中大息曰吾食劉氏祿有老母在圍中若以實告周人發兵據險以拒之如此家國兩亡吾獨生何益不若殺身以全家國所得多矣乃益殺之世宗將發晉陽匡國節度使藥元福曰進軍易退軍難乃勒兵成列而殿漢兵果追躡元福擊走之然軍還勿遽焚棄芻糧數十萬軍中相剽掠失亡不可勝計所得漢州縣復皆失之王鄭州謁嵩陵而還世宗以違衆議破漢兵自是政無大小皆親決百官受成而已高錫上書諫曰四海之廣一身親之天下不謂陛下聰明睿智足以兼百官之任一言陛下褊迫疑忌率不信群臣耳不若選能知人公一者以為宰相能愛民聽訟者以為守令能豐財足食者使掌金穀能原情守法者使掌刑獄陛下但親其功過而賞罰之天下何憂不治何必降君尊而代臣職屈貴位而親賤事無乃大為政之本乎不從漢主憂憤以疾悉以國事

委其子承鈞

秋七月周加吳越正弘俶天下兵馬都元帥○周以魏仁

浦為樞密使○周徐州奏為節度使王晏立碑許之

通鑑曰晏徐州滕縣人少嘗為群盜及為節度使悉召故黨贈之金帛謂曰吾鄉素名多盜昔吾與諸君皆嘗為之想後來者無能居諸君之右諸軍幸為我語之使勿復為為者吾必族之於是一境清肅徐人請為立碑許之劉氏曰持准也綱目書為臣立碑二而已唐魏徵書復立

冬十月周賜羽林大將軍孟漢卿死

通鑑曰漢卿坐納葉稅多取耗餘賜死有司奏漢卿罪不至死世宗曰朕知之欲以懲眾耳尹氏曰周世宗誠英主然用刑失之太重有如漢卿罪果當誅則誅之可也罪不當誅而借其死以懲眾母乃不可乎此所以書

賜死而復  
書其爵也

### 周簡閱諸軍募壯士以補宿衛

通鑑曰宿衛之士累朝相承務為姑息不欲簡閱恐傷人情由是羸老居多且驕蹇不用命實不可用每遇大敵不走即降其所以失國亦多由此世宗因高平之戰始知其弊謂侍臣曰凡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百未能養田士一柰何浚民之膏血養此無用之物乎且徒懦不分眾何所勸乃命大簡諸軍精銳者升之上軍羸者斥去之又以驍勇之士多為諸道所蓄詔募天下壯士咸遣詣闕命趙太祖選其尤者為殿前諸班其騎步諸軍各命將帥選之由是士卒精強所向克捷胡氏曰五代之王多刻其民而紆於軍世宗則嚴於軍而寬於民既得初制輕重之權且其言曰兵務精不務多奈何浚民膏血養此無用之物聖人復起不能易矣及氏曰前乎此蓋嘗聞賜諸軍復給賜將士緡錢矣未聞有所謂簡閱諸軍者而周王能行之士卒精強征伐四克

然則謂驕軍難於制尚不可乎書以予之宜矣

### 周罷諸道巡檢使臣

通鑑曰世宗謂侍臣曰諸道盜賊頗多蓋由累朝分命使臣巡檢致藩侯守令皆不致力宜悉召還專委節鎮州縣責其清肅

### 十一月周河隄成

通鑑曰河自揚州至二州百二十里連年東潰分為二派匯為大澤瀰漫數百里又東北環古隄而出灌齊隸淄諸州漂沒田廬不可勝計泥虫采菰稗捕魚以給食又不能塞至是遣李穀按視隄塞役徒六萬三十日而畢刘氏曰凡成久辭也梁淮堰築作三年則書成此畢十日畢耳其書何美速成也綱目久成書速成書

### 漢主旻殂子鈞立

通鑑曰漢王姐告哀于契丹契丹冊命承鈞為帝更名鈞鈞性孝謹既嗣位勤於為政愛民禮士境內粗安其事契丹表稱男契丹賜詔謂之兒皇帝

### 王逵以符彥通為黔中節度使

通鑑曰馬希萼之破長沙也府庫累世之積皆為淑州蠻酋符彥通所掠彥通由是富強稱王於溪洞間王逵遣其將王虔朗撫之彥通見之禮貌甚倨虔朗厲責之彥通慙懼起謝曰因說曰谿洞之地隋唐之世皆為州縣著在圖籍今足下上無天子之詔下無使府之命雖自王於山谷之間不過蠻夷一首長耳曷若去王號自歸於王公王公必以天子之命受足下節度使與中國侯伯等夷豈不尊榮哉彥通大喜即日去王號獻銅鼓於逵逵承制以彥通為黔中節度使

### 湖南大饑

通鑑曰是歲湖南大飢周行逢開倉賑之全江

逢起於微賤知民間疾苦勸精為治嚴而無私者僚屬皆取廉介之士約束簡要吏民便之其自奉甚薄或幾行逢曰馮氏父子窮奢極靡不恤百姓今子孫乞食於人又足效乎

(卯乙)

周顯德二漢王鈞元仍稱軋祐八〇南漢軋和十一

### 春正月周制給漕運斗耗

通鑑曰自晉漢以來漕運不給斗耗綱吏多以虧欠抵死至是詔每斛給耗一斗胡氏曰漕運斗耗世宗與之善矣省耗應罷而未罷豈非以多故未及邪明宗潞王時可謂窘闕猶放漕租數百萬世宗誠欲蠲除省耗又何難哉王氏曰舊制田稅每斛更輸二升謂之雀鼠耗漢隱帝時三司使王章始令更輸二斗謂之省耗

### 周遣使如夏州

通鑑曰李彝興以折德辰亦為節度使耻之塞路不通  
周使世宗謀於宰相對曰夏州邊鎮朝廷每加優借府  
州褊小得失不繫重輕且宜撫諭彝興度全大體世宗  
曰德辰數年以來盡力以拒劉氏柰何一旦棄之且夏  
州惟產羊馬貿易百貨悉仰中國我若絕之彼何  
能為乃遣供奉官賁詔書責之彝興惶恐謝罪

### 周制舉令錄法

通鑑曰初令翰林學士丙省與令錄除官之日仍署舉  
者姓名若貪穢敗官並當連坐明氏曰保任天下之至  
難也夫中人以上不萬一馬中人固不易得矣中人以  
下滔滔是也迫禍難處困窮臨勢利怵交黨此改行易  
守之會也中人者一出一入焉忍與不忍敢與不敢相  
權於中未至於甚忍而不敢之心勝怵迫甚矣不忍而  
敢之心決此人情之大常物理之必至也誠知其人今  
不為是安知其他日渝與不渝也而况其下者乎故連  
坐之法似美而實弊似美故其初激昂嘗弊故其終廢  
格若曰君姑嚴為防耳則姦人窺之其弊益甚然則奈

何曰人君惟興學明道識拔真賢以為輔相則有成材  
之具得人之方如儲木於山育魚於淵惟君所取此非  
一日之力也立法保任  
苟給目前策之下者也

### 周浚葫蘆河城李晏各以張戡兵為邊巡檢使

通鑑曰契丹屢寇河北輕騎深入無藩籬之限郊野之  
民每因殺掠言事者稱深冀之間有胡昔河橫亘數百  
里可浚之以限其奔突詔王彥超韋通將兵夫浚之築  
城於李晏口置兵戍之世宗召戡兵問以備邊之策戡  
英其陳地形要害請列置戍兵戡澄人驍勇者厚其廩  
給自請將之願宜討擊從之戡英到官數月募得千餘  
人彥超等視役營為契丹所圍戡英引兵  
馳擊大破之自是河內之民始得休息

### 二月朔日食○周詔群臣極言得失

通鑑曰詔曰朕於卿大夫才不能盡知面不能盡識若  
不采其言而觀其行審其意而察其忠則何以見詔識

之淺深知任用之得失若言之不入罪實在予苟求之  
不言答將誰執刘氏曰前書詔百官上封事矣於是復  
書家教然也  
故書美之

### 唐以嚴續向平章事○三月蜀以趙季札為雄武監軍使

通鑑曰周王常憤廣明以來中國日蹙及高平既捷慨  
然有削平天下之志秦州民夷有獻策請恢復舊疆蜀  
主聞之遣季札按視邊備季札素以  
文武才畧自任因以為雄武監軍使

### 夏四月周廣大梁城

通鑑曰世宗以大梁城中迫隘詔展外城先立標幟今  
冬農隙與板築東作動則罷之更俟以年以漸成之且  
令目今堊堊皆出七里所標之外其標內俟分畫街衢  
舍場營解之外聽民隨便築室民先侵街備為舍皆直  
而廣之又遷墳墓於標外曰怨謗  
之語朕自當之他日終為人利

### 周以王朴為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

通鑑曰世宗謂宰相曰朕每思致治之方未得其要寢  
食不忘又吳蜀幽并皆阻聲教未能混一宜命近臣著  
為君難為臣不易論及開邊策各一篇朕將覽焉比部  
郎中王朴獻策曰中國之失吳蜀幽并皆由失道今必  
先觀所以失之之原然後知所以取之之術其始之失  
也莫不以君暗臣邪兵驕民困姦黨內熾武夫外橫因  
小致大積微成著今欲取之莫若反其所為而已進賢  
退不肖以收其才恩隱誠信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盡  
其力去奢節用以豐其財時使薄歛以阜其民俟群才  
既集政事既治財用既充士民既附然後率而用之功  
無不成矣彼之人觀我有必取之勢則知其情狀者願  
為間諜知其山川者願為鄉導民心既歸天意必從矣  
凡攻取之道必先其易者唐與吾接境幾二千里其勢  
易擾也擾之當以無備之處為始備東則擾西備西則  
擾東彼必奔走而救之奔走之間可以知其虛實強弱  
然後避實擊虛避強擊弱未須大率且以輕兵擾之南

人懦怯聞小有警言必悉師以救之師數動則民疲而財  
竭不悉師則我可以乘虛收之如此江北諸州將悉為  
有既得江北則周彼之民行我之法江南亦易取也得  
江南則嶺南巴蜀可傳檄而定南方既定則燕地必望  
風內附若其不至移兵攻之席卷可平矣惟河東必死  
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當以強兵制之然彼自高平之  
敗力竭氣沮必未能為邊患宜且以為後圖俟天下既  
平然後伺間一率可擒也今士卒精練甲兵有備群下  
畏法諸將效力期年之後可以出師宜自夏秋蓄積實  
邊矣世宗欣然納之時群臣多守常偷安所對少可取  
者惟朴神峻氣勁有謀能斷世宗重之為諫議大夫知  
開封府事以劉氏曰自五季以來唐河南漢周開封多  
以子弟尹之世宗始用賢者而朴以諫議大夫領焉曰  
知開封府事異其名也是故王徽以宰相書知京兆日  
事朴以大諫

### 五月周遣鳳翔節度使王景伐蜀

通鑑曰世宗謀取秦鳳永可晉者王溥  
薦宣徽使向訓詔訓與景偕還秦州

### 周廢無額寺院禁私度僧尼

通鑑曰敕天下寺院非敕額者悉凡之禁私度僧尼凡  
欲出家者必俟祖父母父母伯叔之命禁僧俗捨身斷  
手足燥指挂燈帶鉤之類勿志心河俗者令諸州每歲造  
僧帳有死亡歸俗皆隨時照錄三寺院三萬餘所存者  
二千六百九十四見僧尼六萬餘人胡氏曰寺皆宜廢  
不為有教額而可存僧不可存不為有尊長之命而可  
度殘身煉指之類因惑流俗十之無父無君則淺矣與  
其禁之無亦擇其重者乎是二僧尼合六萬餘人歸之  
南畝則力農也拘之尺籍則為卒也知百農未贖一兵  
而此六萬人者凡仰食幾幾矣夫豈世宗未之思邪劉  
氏曰書善之也雖所廢者無額所禁者私度未能大快  
人意而所去已十之九矣終細日書禁私度僧尼二

### 周拔蜀黃牛寨趙季札遁歸伏誅



通鑑曰王景拔黃牛等八寨三起慎不敢進先遣輜重  
及妓妾西歸單騎馳入城都舉以為奔敗皆震恐蜀主  
怒遂斬之

### 六月周王親錄囚於內苑

通鑑曰有汝州民馬遇父及弟為吏所冤死屢經覆按  
不能自申世宗臨問始得其實人以為神由是諸長吏  
無不親察獄訟尹氏曰黃明之君其設施政事必有可  
觀世宗嗣統至是統二載書簡問諸軍罷諸道巡檢使  
臣給漕運斗耗制奉令錄法詔大言得失及是親錄囚  
徒至明年又立二稅限是皆良法美意而世宗能行之  
雖欲不治奚可得哉此綱  
目所以止書而予之也

### 周以張美權點檢三司事

通鑑曰初世宗在澶州美掌州之金穀錄三司者世宗  
或私有所求美曲為供副至是以美治財精敏當時鮮

及故以利權授之征伐四方用度不乏美之力也然思其在置州所為終不以公忠待之

### 秋七月周以王景為西南招討使向訓為都監

通鑑曰宰相以景等久無功饋運不絕固請罷兵  
世宗命宋太祖往見之還言秦鳳可取之狀從之

### 周活民間銅器佛像鑄錢

通鑑曰世宗以縣官久不鑄錢而民間多銷錢為器皿  
及佛像錢益少敕令民間銅器佛像五十日內輸官  
鍾磬鉞鐸之類聽留外受直過期匿五斤以上罪死不及者論刑有差謂侍臣  
曰佛以善道化人苟志於善期奉佛矣彼銅像豈所謂  
佛邪且吾聞佛志在利人雖頭目猶舍以作施若朕身  
可以不愛其民亦非所惜也司馬公曰若周世宗可謂仁矣  
益王氏曰立監立勅置也  
為置鑄錢之所曰錢監

周王景敗蜀師取秦州

通鑑曰蜀主遣李廷珪伊審微拒周兵廷珪遣李進據馬嶺寨又遣奇兵屯白濁又分兵出鳳州之北周道景遣裨將張建雄將兵二千抵黃花又遣兵千人趣唐倉扼蜀歸路蜀將王崇與建雄戰敗奔唐倉周兵又敗馬嶺白濁兵皆潰廷珪等退青泥建雄武節使韓繼勳棄秦州奔還成都判官趙世宗欲以此為節度使亦潰成階二州皆降蜀人震恐世宗欲以此為節度使范質固爭乃以為鄜州刺史百官入賀世宗奉酒屬王溥曰邊功之成卿擇帥之力也世宗與將相食未萬歲殿因言兩日大寒朕於宮中食珍膳深愧無功於民而坐享天祿既不能躬耕而食惟當親冒矢石為民除害差可自安耳蜀李廷珪伊審微請罪蜀主皆釋之致書和於周世宗怒其抗禮不答蜀主愈恐聚兵根於劔門曰帝為守禦之備募兵既多用度不足始鑄鐵錢權鐵器民甚苦之

冬十一月周遣李穀督諸軍伐唐

通鑑曰唐王性和柔好文華而喜人順已由是諛臣日進政事日乱既克建州破湖南益驕有吞天下之志李守貞慕容彦超之叛皆為之出師又遣使通契丹及比漢約共國中國然契丹利其貨徒以虛語相往來實不為之用也先是每冬淮水淺泗常發兵戍守謂之把淺壽州監軍吳延紹以疆無事罷之清淮節度使劉仁贍固爭不能得至是周以穀為淮南前軍部署王彥超副之督韓令坤等十二將以代唐胡氏曰南唐欲圖中原而結契丹為援又為二叛出師謀國如此欲久存得乎

周疏汴渠

通鑑曰汴水自唐末潰決自埽橋東南悉為汙澤世宗謀擊唐先命發民夫因故堤疏導之東至泗上議者皆以為難成世宗曰數年之後必獲其利

周王景克鳳州擒其節度使王環都監趙崇溥死之

通鑑曰景等圍鳳州韓通分兵城固鎮以絕蜀之援兵

逐克鳳州擒其節度使王環及都監趙崇溥等將士五

千人崇溥不食而死詔將士願留者優其俸賜願去者

給資裝四州稅外科徭悉罷之丘氏濬曰宦者死節僅

見于此刘氏曰五季之世以死節書者十人其一為都

唐遣兵拒周師於壽州周師擊敗之

通鑑曰唐人聞周兵將至而俱刘仁贍神氣自若部分

守禦無異平日衆情稍安唐主以刘彦真為部署將兵

二萬趣壽州皇甫暉姚鳳將兵三萬屯定遠召鎮南節

度副使宋齊丘還金陵謀國難嗣李穀等為浮梁自正

陽齊淮王彦超敗唐兵二千餘人於壽州城下

周樞密使鄭仁誨卒

通鑑曰仁誨卒世宗欲臨其喪近臣奏歲道非便世宗曰君臣義重何時日之有往哭盡哀

吳越遣使入貢于周

通鑑曰吳越王弘俶遣使入貢于周周以詔諭之使出兵擊唐

周顯德三漢乳祐九○南漢和十四蜀廣

周以蜀王環為驍衛大將軍

通鑑曰賞其不降也

周主自將伐唐大敗唐兵斬其將劉彥真

通鑑曰世宗下詔親征淮南命侍衛都指揮使李重進

將兵先赴正陽遂發大梁李穀攻壽州久不克唐兵救

之又以戰艦數百艘趣正陽為攻浮梁之勢李穀謀曰我軍不能水戰若賊斷浮梁則腹背受敵皆不歸矣不

如退守浮梁以待軍駕世宗聞之亟遣使止之比至已焚芻糧退保正陽矣世宗亟遣李重進引兵趣淮上李穀奏賊艦日進淮水日漲萬一糧道阻絕其危不測願且駐蹕陳頴侯重進至共渡賊艦可禦浮梁可完立具奏聞若但屬兵秣馬春去冬來亦足使賊疲弊取之未晚世宗不悅彥真素驕貴無才畧所歷藩鎮專為貪暴以賂權要由是魏岑等爭譽之故周師至唐王首用之聞李穀退喜引兵直抵正陽劉仁贍張全約固止之曰公軍未至而敵人先遁是畏公之威聲也安用速戰萬一失利則大事去矣彥真不從既行仁贍曰果遇必敗乃益兵乘城為備李重進渡淮逆戰大敗彥真斬之斬首萬餘級是時江淮久安民不習戰唐人大恐全約收餘眾奔壽州皇甫暉姚鳳退保清流閔世宗謂侍臣曰聞壽州圍鮮農民多歸村落今聞大軍至必復入城憐其聚為餓殍宜先遣使安撫各令安業

周以李重進為都招討使李穀判壽州行府事○周王攻

### 唐壽州

通鑑曰世宗至壽州城下命諸軍圍之發丁夫數十萬以攻城晝夜不息命宋太祖擊唐兵於塗山太祖遣百餘騎薄其營而偽遁伏兵邀之大敗唐兵於渦口斬其都監何珪錫等奪戰艦五十餘艘

### 周詔王逵攻唐鄂州

通鑑曰逵引兵過鄂州團練使潘叔嗣熱搗甚謹逵左右求取無厭諸叔嗣謀叛逵怒叔嗣不自安

二月周遣趙匡胤將兵襲唐滁州克之擒其將皇甫暉姚

### 鳳

通鑑曰下蔡浮梁成世宗自往視之命宋太祖倍道譏清流關暉等驚走入滁州斷橋自守太祖躍馬麾兵直抵城下暉曰人各為其主願容成列而戰太祖笑而許之暉等整衆而止太祖突陳擊暉鳳擒之遂克滁州時

宣祖為副都指揮使引兵夜至傳呼開門太祖曰父子雖至親城門王事也不敢奉命明且乃得入世宗遣翰孝士竇儀籍滁州帑藏太祖遣親吏取藏中絹儀曰公初克城時雖傾藏取之無傷也今既籍為官物非有詔書不可得也太祖由是重儀初永興節度使劉詞遺表薦其幕僚蒯人趙普至是范質以為滁州判官太祖與語悅之時獲盜百餘人皆應死普請先訊鞠然後決所活什七八太祖益奇之太祖威名日盛每臨陳必以繁纓飾馬鎧杖鮮明或曰如此為敵所識太祖曰吾固欲其識之耳尹氏曰帝王之具其施為氣象自與常人不同是時周世宗率兵南伐而我太祖實任先鋒之寄滁州之戰皇甫暉乞容成列太祖笑而許之其度量已異於常人遠矣至於宣祖傳呼城門而太祖以王事不敢開竇儀籍滁州物不以應命而太祖由是重儀趙普全活疑獄而太祖益奇普凡若此類是皆帝王大度之事非惟同時將帥無之雖當代之君亦豈能有此宜乎興建大業高出前古殊非近代所能企及綱目所以於太祖克滁之日條述於下則我太祖盛德大業蓋有由矣

帝王自有真  
詎不信然

### 唐主請和于周周主不答

通鑑曰唐主遣泗州牙將齋書抵徐州稱唐皇帝奉書請息兵修好願以兄事周歲輸貨財以助軍費世宗不答劉氏曰梁遣使求和魏主書不肯此其書不答何不肯者忍辭也不答者尊辭也不肯罪魏不答罪唐

### 周主遣韓令坤將兵襲唐揚州

通鑑曰世宗詔知揚州無備命韓令坤等將兵襲之戒以毋得殘民其李氏陵寢遣人與其人共守護之劉氏曰濠滁州嘗書周主命矣於是復書周主遣見廟謨之自上也若世宗主者五代以來可謂英主矣

### 唐主遣鍾謨李德明奉表于周

通鑑曰唐主以兵屢敗懼亡乃遣謨等奉表稱臣請平于周獻御服茶藥及金銀器繒錦中酒謨德明素辯口

世宗知其欲游說盛陳甲兵而見之曰爾主自謂唐室苗裔宜知禮義異於他國與朕法隔一水未嘗遣一介修好惟泛海通契丹捨華事夷禮義安在且汝欲說我令罷兵邪我非六國愚主豈汝口舌所能移邪可婦語爾主亟來見朕再拜謝過則無事矣不然朕欲往觀金陵城借府庫以勞軍汝君臣得無悔乎二人戰栗不識

### 吳越遣兵襲唐揚州

通鑑曰吳越營田使陳滿言於丞相吳程曰周師南征唐奉國譙擾常州無備易取也程言於王弘俶請從之丞相元德昭曰唐大國未可輕也若我入唐境而周師不至能無危乎程固爭弘俶從之遣程督兵趣常州

### 周遣將襲唐揚州取之

通鑑曰韓令坤奄至揚州以數騎馳入城城中不之覓唐副留守馮延魯髡髮僧服而逃軍士執之令坤慰諭其民使皆按堵

### 唐李璟滅故吳王揚氏之族

通鑑曰唐主遣尹延範如泰州廷吳讓皇之族于潤州延範以道路艱難恐其為變盡殺其男子六十人還報唐主怒殺之王氏曰吳讓皇故吳王楊溥也南唐徐知誥受吳禪奉之讓皇

### 周取唐秦州○岳州圍練使潘崇嗣殺王逵迎周行逢入

### 朗州行逢討叔嗣斬之

通鑑曰叔嗣集將士曰吾事令公至矣今乃信說疑怒軍還必擊我吾不能坐而待死汝輩能與我俱西乎衆憤怒請行叔嗣帥之西襲朗州逵戰敗死或勸叔嗣遂據朗州叔嗣曰吾殺死耳安敢自尊乃歸岳州使將吏迎武安節度使周行逢衆謂行逢必以潭州授叔嗣行逢曰叔嗣賊殺主帥今若遽爾人必謂我與爾同謀何以自明且俟逾年未晚也乃入朗自稱武平留後告于周以叔嗣為行軍司馬叔嗣怒稱疾不至行逢曰叔嗣

更欲圖我邪乃授叔嗣武安節鉞以誘之叔嗣遂行行  
逢迎候郊勞甚歡叔嗣入謁遣人執之責曰汝為小校  
無大功王達用汝為團練使一旦反殺主帥  
吾未忍斬汝乃敢拒吾命乎遂斬之

### 三月周三行視水寨

通鑑曰世宗至肥橋自取一石馬上持之至寨以供礮  
從官馮橋者人海一石宋太祖乘皮船入壽春壕中城  
上發連弩射之矢大如椽牙將張瓊以身蔽之矢中瓊  
髀死而復蘇鏃著骨不可出瓊飲酒一大卮令人破骨  
出之流血數升神色自若

### 唐遣司空孫晟奉表于周請正朔

通鑑曰唐主遣晟與王崇質奉表于周請奉正朔守上  
疆晟謂馮延巳曰此行當在左相然晟若薛之則為負  
先帝矣既行知不免謂崇質曰君家百口宜自為謀吾  
思之熟矣終不負承陵一坏土餘無所知也至是世宗

遣中使以晟等詣壽春城下示劉仁贍且招諭之仁贍  
見晟戎服拜於城上晟謂之曰君受國厚恩不可開門  
紆冠世宗聞之怒晟曰臣為唐宰相  
豈可教節度使外叛邪世宗釋之

### 南漢以宦者龔澄樞知承宣院

通鑑曰南漢林延遇陰險多計教漢王倚信之誅滅諸  
節皆其謀也及卒國人相賀延遇薦澄樞自代南漢主  
即日用之

### 周取唐光舒蘄州○周遣李德明還唐唐主殺之

通鑑曰唐主使德明及孫晟言於周請去帝號割六州  
歲輸金帛百萬以求罷兵世宗欲盡得江北之地不許  
德明請歸白唐主獻之世宗許之晟因奏遣王崇質與  
德明俱歸賜唐主詔曰諸郡悉來大軍立罷但存帝號  
何爽歲寒倘堅事大之心終不泊人于險言尽於此更  
不煩云苟曰未然請從茲絕唐主復上表謝德明盛称

世宗威德及甲兵之盛強勸唐主割江北地唐主不悅宋齊丘以割地為無益德明輕允言多過實國人亦不之信樞密使陳覺副使李徵古素惡晟及德明使王崇質異其言因譖德明賣國求利唐主大怒斬之劉氏曰蘇武留匈奴書使書還美守節也德明書使書還其美之燬咎唐也德明雖出使無功唐主殺之為過矣書還殺之所以志唐主之過也

唐遣葉克宏將兵救常州敗吳越丘遂引兵救壽州未至

卒

通鑑曰吳程攻常州破其外郭執錢塘仁澤見吳越王弘徽不拜青口至耳元德昭憐其忠為傳良藥浸逼潤州以宣潤都督燕王弘徽楚錚言於弘徽曰大王元帥眾心必亂弘徽然之辭不就徵部分諸將為戰守之備

虞候葉克宏用之子也沈默好施不事家產雖典宿衛日與賓客陳奕飲酒未嘗言兵時人以為非將帥才至是請效死行陳其母亦表稱克宏有父風可為將唐主乃以為將雷使救常州時唐精兵悉在江北克宏所將數千人皆盡老李徵古復以鏡仗之朽者給之克宏訴于徵古徵古以古慢罵之眾皆憤恚克宏恬然至潤州徵古遣使召古宏以宋臣業代之弘徽謂克宏曰君但前戰吾當論矣乃表克宏才畧可以成功常州危在旦暮不宜中易古持克宏引兵徑趣常州徵古復遣使召之克宏曰吾且日破賊來召吾必效人也命斬之使者曰受李樞命而來克宏曰李樞密來吾亦斬之乃蒙船以幕遮口士其中護兵或言大破之斬首萬級臣業至克宏事之甚謹復請將兵救壽州未至而卒劉氏曰遂者何急也唯也大夫無遂事必如是而後可以遂故雖未至猶青之書未至卒惜之也綱目於五代卒小國臣有三舍是無書也卒者矣

唐主以其弟李景達為元帥將兵救周



通鑑曰唐主以景達為諸道兵馬元帥將兵拒周以陳  
賁為監軍使十書舍人韓熙載上書曰信莫信於親主  
重莫重於元帥安用監軍為哉不從遣潘承祐詣泉  
建召募驍勇承祐薦許文積陳德誠鄭彥華林仁肇  
夏四月唐兵復取泰州進攻揚州

通鑑曰唐將重陸孟俊將兵趣泰州周兵遁去進攻揚  
州韓令坤亦走世宗邊張永德將兵救之令坤乃還世  
宗又遣宋太祖將兵屯六合太祖令曰揚州  
兵有過六合者折其足令坤始有固守之志

### 周主如濠州

通鑑曰世宗攻壽州久不克會大雨營中水深數尺  
失亡頗多糧運不繼乃議旂師或勸東幸濠州從之

### 周韓令坤敗唐兵於揚州擒其將陸孟俊殺之

通鑑曰初孟俊之廢馬希萼也滅故舒州刺史楊招揮  
之族以其女美獻於希崇令坤入揚州希崇以遺令坤

至是獲孟俊將械送行在楊氏在簾下忽撫膺慟哭曰  
孟俊昔殺我家二百餘口今見之請復其寃令坤乃殺  
之

### 唐丘玢六合周趙匡胤擊破之

通鑑曰唐齊王景達將兵濟江擊六合二十餘里設柵  
不進諸將欲擊之宋太祖曰吾眾不滿二千性擊之彼  
必見吾眾寡矣不如俟其來而擊之破之必矣居數日  
唐出兵趣六合太祖奮擊大破之殺獲近五千人溺死  
甚眾於是唐之精卒盡矣是戰也將士有不致力者太  
祖陽為督戰以劔斫其皮豎明日徧閱其豎笠劔跡者  
數十人皆斬之由是  
部兵莫敢不盡死

### 周主如渦口

通鑑曰渦口作新浮梁成世宗幸之欲遂至揚州范質  
等以兵疲食少泣諫而止世宗嘗怒寶儀欲殺之質入

救之世宗起避之質趨前伏地叩頭曰儀罪不至於死  
臣為宰相致陛下枉殺近臣罪皆在臣繼之以泣世宗  
意鮮乃釋之

### 五月唐敗福州兵於南臺江

尹氏曰唐方困於周師而乃擊兵  
聞越擾事直書亦足以見其繆也

### 周主還大梁留李重進圍壽州○六月唐劉仁贍擊周將

### 李繼勳敗之○唐遣員外郎朱元將兵復江北諸州

通鑑曰元因奏事論用兵  
方畧唐主以為能故用之

### 秋七月周以周行逢為武平節度使

通鑑曰周以行逢為武平節度使制置武安靜江等軍  
行逢留心民事悉除馬氏橫賦貪吏猾民為民喜者

皆夫之擇廉平吏為刺史縣令朗州民夷初居將卒驕  
惰一以法治之無所寬假衆怨且懼有大將與其黨十  
餘人謀作亂行逢知之大會諸將於坐中擒之數曰昔  
惡衣糲食正為汝曹何負而反今日之會與汝決也立  
搃殺之坐上股栗行逢曰諸君無罪皆宜自安樂飲而  
罷行逢多計數善發隱伏然性清忍常置人密謂諸州  
事聞邵州刺史劉光秀多宴飲召而殺之行逢妻鄧氏  
陋而剛決善治生嘗諫行逢用法太嚴行逢怒鄧氏因  
之村墅遂不復歸行逢屢遣迎之不至一旦自帥童僕  
來輸稅行逢就見之曰夫人何自苦如此鄧氏曰稅官  
物也公不先輸何以帥下行逢欲與之婦不可曰公誅  
殺太過一旦有變村墅易為逃匿耳行逢督唐德求補  
吏行逢曰汝才不堪為吏汝居官無狀吾不敢以法貸  
汝則親戚之恩絕矣與之耕農具而遣之學士徐仲雅  
自馬希廣之廢杜門不仕行逢慕之署節度判官仲雅  
辭疾逢行迫脅固召之面授文牒終辭不取行逢怒放  
之邵州竟不能屈胡氏曰行逢為政有足稱者徐仲雅  
既蒙禮辟豈不可出身相佐以靖一方乃能守節尚志

終不肯屈求之當時鮮其比矣可不謂賢乎馮道歷事五代之君朝同夕異其有愧於仲雅豈可數量哉

唐朱元等取舒和蘄州周揚滁州守將皆棄城并兵攻壽

州

通鑑曰初唐人以茶塩強民而徵其粟帛謂之博徵又與營田於淮南民甚苦之及周師至爭奉牛酒迎勞而將帥不之恤專事俘掠民皆失望相聚山澤操農器為兵積紵為甲時人謂之白甲軍周兵討之屢為所敗所得諸州多復為唐有淮南節度使向訓奏請以廣陵之兵併力攻壽春詔許之訓封府庫以授王者命牙將分部按行城中秋毫不犯州民感悅軍還或負糗糧以送之滁州守將亦棄城引兵趣壽春唐諸將請據險以邀周師宋齊立曰如此則怨益深不如紿之以德於敵則兵易解也乃命諸將自守毋得擅出由是壽春之圍益急齊王景達軍于濠州遙為聲援軍敗皆出於陳竟擄兵五萬無決戰意將吏畏之無敢言者

八月周作欽天曆

通鑑曰王朴與司天少監王處訥所撰也

九月周以王朴為樞密副使○冬十月周立二稅起徵限

通鑑曰世宗謂侍臣曰近朝徵歛穀帛多不俟時收獲紡績之畢乃詔三司自今夏稅以六月秋稅以十月起徵民便之

周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審琦入朝除太師遣還鎮

通鑑曰審琦鎮襄州十餘年至是入朝除太師遣還鎮審琦感悅世宗謂宰相曰近朝多不以誠信待諸侯雖有欽効忠節者其道無由王者但能無失其信何患諸侯不歸心哉

周將張永德敗唐兵於下蔡○周以趙匡胤為定國節度

使兼殿前都指揮使

通鑑曰太祖表趙普為節度推官

十一月周殺唐使者司空孫晟

通鑑曰張永德與李重進不相悅永德密表重進有二心世宗不之信時二將各擁重兵衆心憂恐重進一日單騎詣永德營從而宴飲謂永德曰吾與公幸以肺腑俱為將帥奚相疑若此之深邪永德意辭衆心亦安唐主聞之以蠟書誘重進皆誘毀反問之語重進奏之初唐使孫晟鍾謨從至大梁世宗待之甚厚時召見飲以醇酒問以唐事晟但言臣主畏陛下神武事陛下無二心及得唐蠟書召晟責之晟正色抗辭請死問以唐虛實不對命曹翰送晟於右軍巡院與飲從容問之晟終不言翰乃曰有勅賜相公死晟神色怡然整冠南向拜曰臣謹以死報國乃就刑并從者百餘人皆殺之熙謨耀州司馬既而隣晟忠節博殺之召謨拜衛尉少卿

氏曰孫晟能盡忠所事故特書官書使者以美之明其不失持命之職也然美在使者則大在於主人矣

周召華山隱士陳搏詣闕尋遣還山

通鑑曰世宗召搏問以飛升黃白之術對曰陛下為天子當以治天下為務安用此為乃遣還山詔州縣長吏常在問之胡氏曰陳搏之蘊非世宗所知也飛升黃白之問不亦陋乎搏以治天下對已發其端世宗不能訪以治道也尹氏曰搏非偽隱治藥為仕宦捷徑者故特以華山隱士書之

周城下蔡

(21) 周顯德四漢天會元○南漢乾和十五年○凡五回三鎮 蜀廣 春正月

唐遣兵救壽州周師擊破之

通鑑曰唐壽州城中食盡齊王景進遣許文積邊二宋元將兵數萬救之軍于紫金山列十餘寨與城中烽火

相應又築甬道運糧綿亘數十里將及壽春周李重進  
邀擊大破之死者五十人奪其二寨劉仁三請以邊  
守城自帥衆夾戰景達不許仁贍憤悒成疾其幼子崇  
諫夜泛舟渡淮爲小校所執仁贍命腰斬之監軍使周  
廷構哭於中門必救之不許廷構復使求救於夫人夫  
人曰妾於崇諫非不愛也然軍法不可私名節不可虧  
若貸之則劉氏爲不忠之門妾與公何面目見將士乎  
起命殺之然後成喪將士皆感泣周人以善援兵尚強  
多請罷兵世宗疑之李穀寢疾使范質王溥就問之穀  
曰壽春危困破在旦夕若壘駕親征則將士爭奮必可  
一矣一統志云紫金山在鳳陽府壽州東北十里世傳  
昔有人獲小金碑可以療病疑爲丹砂所化故名紫金山

三月周更造祭器祭玉

通鑑曰命國子博士聶崇義討論禮度爲之圖

三月周主復如壽州大破唐元帥景達奔還

通鑑曰先是唐水軍銳敏周人無以敵之世宗以爲  
反自壽春於汴水側造戰艦數百艘命喜降卒教北人  
水戰數月之後縱橫出沒殆勝唐兵至是車駕發大梁  
命王環將之入淮唐人大驚三月世宗度淮抵壽春軍  
于紫金山南命宋太祖擊唐寨破之斷其甬道由是唐  
兵首尾不能相救宋元符功頗遠節度陳覺與元有隙  
屢表元反獲不可將兵唐主以楊守忠代之元即舉寨  
萬餘人降周世宗慮其餘衆沿淮東潰遽命指揮使趙  
晁將水軍數千沿淮而下命諸將擊唐紫金山大破之  
殺獲萬餘人擒許文積還鎬楊守忠餘衆果東世宗自  
將騎數百與諸將夾岸追之水軍中流而下唐兵戰溺  
死及降者殆四萬人獲船艦糧仗以十數萬劉仁贍聞  
援兵敗扼吭歎息景達陳覺皆奔歸金陵惟陳德誠全軍而還

唐壽州監軍周廷構以城降周唐節度使劉仁贍死之周以壽州爲忠正軍徙治下蔡

通鑑曰世宗耀兵於壽春城北仁贍病甚不知人廷構  
等作仁贍表昇仁贍出城以降于周仁贍卧不能起世  
宗慰勞賜賚復令入城養疾徙壽州治下蔡赦周境死  
罪以下民受唐文書聚山林者並令復業政令有不便  
者令本州條奏又制曰仁贍盡忠所事抗節無虧前代  
名臣幾人堪比朕之伐叛得爾為多其以為天平節度  
使兼中書令是日卒追賜爵彭城郡王唐主聞之亦贈  
太師世宗復以清淮軍為忠正軍以旌仁贍之節尹氏  
曰書監軍以城降則見仁贍未嘗降也仁贍實  
以病終而直書死之者所以著其不屈之節也

### 周主榮父光祿卿致仕柴守禮犯法周主不問

通鑑曰守禮及當時宰相王溥王晏韓令坤從父遊處  
持勢恣橫洛人畏之謂之十阿父世宗既為太祖嗣人  
無敢言守禮子者但以元舅處之優其俸給未嘗至大  
梁嘗以小忿殺人有司不敢詰世宗知而不問胡氏曰  
世宗不知其姓出於柴氏而守禮又亡則無責矣其父  
固在乃以元舅處之果何義也然則宜奈何為郭氏立

後封以大國始周之杞宋得用天子禮樂以不忘撫愛  
富貴之恩西行姓曰柴尊守禮為太上皇立柴氏宗廟  
以別生分類正本始以治天下則其道並行而不相悖  
矣尹氏曰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  
理之正也然父有天下或無子之可傳子有天下或難  
於尊父豈非禮之變乎夫堯授天下於舜舜固有誓  
存焉然舜不敢尊其父而君之者天下者堯之天下舜  
不得以私其父也舜雖不敢以私其父而孝養之禮則  
有加焉父其父而不敢君其父此舜所以為大孝也桃  
應嘗問孟子誓腰殺人則如之何豈如舜之為子固不  
使誓腰有殺人之惡此正虞書所謂蒸烝又不格姦者  
舜處之有道也如使舜為天子誓腰至於殺人則舜固  
不足為舜矣柴世宗繼郭氏之周而其父至以小忿殺  
人則世宗所以處之者未盡其道爾守禮之悖未如誓  
腰之頑誓腰猶不殺人而守禮顧乃殺人豈非世宗事  
父之孝有愧於舜乎誠使世宗為父築宮處之嚴密之  
地盡其父事之禮則守禮居移善移寧不自知愛重又  
烏有殺人之事哉是時郭氏既亡世宗尊臨九五固可

必行其志豈有身為天子而其父與臣等且置之則都押五群小未嘗一至京闕則是世宗不父其父而天性之道亡矣又胡怪其有殺人之事哉故綱目於此不書元舅特書周主之父者不予周人舅之也書爵書姓名者惡周主之臣其父也又書犯法周主不問者譏其父已殺人而猶置之不問不能迎致京師而奉養之使之得其所也書法若此周主烏得辭其責哉呼

### 夏四月周主還大梁○周宦者孫延希伏誅

通鑑曰周脩永福命延希董其役世宗至其所見後徒有削梯為七瓦中噉飯者大怒斬延希

### 周懷德恩軍遣還蜀

通鑑曰周之克秦鳳也以蜀兵為懷恩軍至是遣八百餘人西还

### 周以唐降卒為懷德軍

通鑑曰氏六軍三十指揮

### 周䟽汴水入五丈河

通鑑曰自是齊魯周楫皆達於大梁一統志云五丈河在開封府滎陽縣南三十五里大周山下

### 五月周作刑統

通鑑曰詔以律令文古難知敕格煩雜不一命侍御史張湜等訓釋刪定為刑統

### 唐敗周兵斷其浮梁

通鑑曰唐郭廷謂將水軍斷渦口浮梁又襲敗武行德于定遠唐以廷謂為應援使

### 六月蜀衛聖指揮李廷珪罷

通鑑曰蜀人多言廷珪為將敗覆不應復典兵罷之李太后以典兵者多非其人謂蜀主曰吾昔見莊宗瑛河

與梁戟及先帝在六原平二蜀諸將非有大功無得典  
兵故士卒畏服今工昭遠出於斯養伊審微韓保  
崇韜皆膏梁乳吳子素不習兵徒以舊恩置於人  
時誰敢言者一旦西場有事安能繼大敵乎以吾  
惟高彥受太原舊恩終不負汝  
自餘無足任者蜀士不能從  
觀之

周以王祚為潁州團練使

通鑑曰祚溥之父也一為宰相祚有賓客溥堂  
朝服侍立客坐不坐席祚曰狔犬不足為起

秋七月周貶武行德為左將軍

通鑑曰治定遠  
受春之敗也

漢初立七廟○八月周以平章事李穀罷以王朴為樞密使

通鑑曰穀臥疾二年九表辭位罷守  
本官令本月肩與一詣便殿議政事

蜀主致書于周周主不答

通鑑曰周所遣懷志軍至成都蜀主亦遣梓州所俘八  
十人東還且以書謝請通好世宗以其抗禮不答蜀主  
聞之怒曰朕為天子郊祀天  
地時爾猶何敢如是

九月周以竇儼為中書舍人

通鑑曰儼上疏請令有司討論禮儀考正鍾律作通禮  
正樂又以為政之本莫大擇人擇人之重莫先宰相自  
有唐之末輕用名器始為輔弼即兼三公僕射之官故  
其未得之也則以撻蕪為心既得之也則以容默為事  
乞令宰相各舉所知且令本官權知政事期歲之間察  
其職業若果能堪稱其官已高則除平章事未高則稍  
更遷官權知如故若有不稱則罷其政事責其舉者又  
班行之中有員無職者大半乞置其才器授以外任老  
其治狀能者進之否者黜之又請令盜賊自相糾告以  
其所告贖產之半賞之或親戚為之首則論其徒侶而



冬十月周設資良經學吏理等科

劉氏曰前書唐置科舉矣既罷乃復於是書前設諸科善之也五季之世僅有此耳故書予之

十一月周主自將伐唐攻濠泗州

通鑑曰世宗攻破濠州關城拔其水寨焚戰船七十餘艘斬首二千餘級又攻拔其羊馬城城中震恐唐圍練

使郭延謂上表言臣家在江南今若遽降恐為唐所縛族請先遣使稟命然後出降許之水東欲救濠州世宗自將兵夜發擊破之鼓行而東所至皆下至泗州宋太祖先攻其南因焚城門破水寨世宗居月城樓督將士攻城

契丹會漢兵寇周潞州不克而還

通鑑曰契丹遣崔勳將兵會漢同入寇漢主遣李存環將兵會之南侵潞州至其城下而還漢主知契丹不足恃而不敢遽與之絕贈送款甚厚劉氏曰契丹此漢嘗書伐周矣此其善寇何周既拜傳國方有道夷德無厭而從之猾夏故并冠之存中國尊有道也

十二月唐泗州降周周主遣擊唐兵至楚州大破之

通鑑曰泗州守將范再遇舉城降世宗至城下禁軍中芻蕘者毋得犯民田民皆感悅爭獻芻粟無一卒敢擅

入城者唐戰船數百艘保清口世宗目將追至楚州西北大破之宋太祖擒其應援使陳承昭以歸唐之戰船在淮上者於是盡矣

### 唐濠州降周周主進兵攻楚州遣兵取揚秦州

通鑑曰郭廷謂使者自金陵還知唐不能救命參軍李延鄒草降表不從廷謂以兵臨之延鄒擲筆曰大丈夫終不負國為叛臣作降表廷謂斬之舉城降周世宗謂曰江南諸將敗亡相繼獨卿能斷渦口浮梁破定遠寨所以報國足矣使將濠州兵攻天長遣武守琦將兵赴揚州至高郵唐人悉焚揚州官府民居驅其人南渡世宗聞秦州亦無備遣兵襲取之

### 南漢遣使入貢于周不至

通鑑曰南漢主閻唐屢敗憂形於色遣使入貢于周為湖南所閉乃治戰船修武備既而縱酒酣飲曰吾身得

免幸矣何暇慮後世哉

周吳德五漢天公冒二○南漢乾和十六劉鋹大室元

鎮春正月周師克唐滑州○周鑿鶴水引戰艦入江

通鑑曰世宗欲引戰艦自淮入江阻北神堰不得度欲鑿楚州西北鵠水以通其道遣使行視還言地形不便計功甚多乃自往視之授以規畫旬日而成用功甚省巨艦數百艘比日達于江唐人大驚以為神

### 周師拔唐靜海軍

通鑑曰周拔靜海軍始通吳越之路先是世宗遣使如吳越語之曰卿去雖汎海還當陸歸已而果然

### 蜀貶章九齡為維州參軍

通鑑曰蜀右補闕章九齡見蜀主言政事不治由姦佞在朝蜀主周姦佞為誰指李昊王昭遠以對蜀主怒貶

之

### 周主克唐楚州唐陽禦使張彥卿死之

通鑑曰周兵攻楚州踰四旬彥卿固守不下世宗自督諸將攻克之彥卿與都監鄭昭業猶帥眾拒戰矢刃皆盡彥卿舉繩床自閤而死所部千餘人至死無一人降者胡氏曰臣之事君格其非心褊狹者宜廓以寬弘急促者宜導以行緩世宗之短李穀范質正曰王朴二三大臣所當濟其不及而泄其過也太平之功非一日所能就而世宗意在速成故威武雖暢而德信未下觀楚州之不下而甘心盡死如此則亦異於雲霓之望時雨之師矣故圖大業者速成不若美成也

### 高保融以水軍會周師伐唐○二月漢攻周隰州不克

通鑑曰隰州刺史暴卒彥雄節度使楊珽璋謂都監李謙溥曰今大駕南征澤州無守將河東必生心若奏請

待報則孤城危矣即牒謙溥權隰州事謙溥至則修守備未幾比漢兵果至諸將請速救之珽璋曰隰州城陞將來未易克也比漢攻城又不下珽璋度其疲困無備潛與謙溥約各募死士百餘夜襲其營比漢兵驚潰解去

### 三月唐廢其太弟景遂為晉王立燕王弘冀為太子

通鑑曰景遂前後十表辭位且言弘冀嫡長有軍功宜為嗣唐主乃立景遂為晉王洪州大都督以弘冀為太子參決庶政弘冀為人猜忌嚴刻景遂左右有未出東宮者立斥逐之

### 周主臨江遣水軍擊唐兵破之唐主遣使盡獻江北地周

### 主罷兵引還

通鑑曰世宗如邈鑿鎮屢至江口遣水軍擊唐兵破之唐主恐遂南渡又駐降號稱藩乃遣陳覺奉表請傳位

於太子弘冀使聽命於中國時淮南惟廬舒蘄黃未下  
覺見周兵之盛白世宗請遣人度江取表獻四州之地  
畫江為境以求息兵詳指甚哀上三朕本興師止取江  
北今爾主能舉國內附朕復何求焉唐主書稱皇帝恭  
問江南國主慰納之唐主奉表稱唐國主請獻江北四  
州歲輸貢物數十萬於是江北悉平得州十四縣六十  
世宗賜唐主書諭以今當罷兵不必傳位賜錢弘傲高  
保駐犒軍帛有差唐主獻銀絹錢茶穀共百萬以犒軍  
胡氏曰韓熙載之走江南也李穀送列各言所言穀之  
言酬而熙載之言不應熙載文士高談非穀沈毅有志  
畧之比也然自昔都江南者例不能比取中原豈皆文  
士無用邪曰天下形便無常勢而經營大業有常理漢  
高光唐太宗皆櫛風沐雨惡衣菲食躬擐甲冑跋履山  
川其勤既如此彼知人善任修政愛民令聞日彰眾情歸  
戴其德又如此是以雖初無分地皆不五六年而成帝  
業彼南朝南唐之君能如是乎若謂江南之人柔晚不  
可用於北方則不然矣項籍以吳中八千子弟橫行天  
下李陵以荆楚步卒當單于數十萬而宋高祖西取秦

東取燕所向無敵亦皆江  
南人也孰謂其不可用乎

### 周汴渠成

通鑑曰浚汴口導河流達  
于淮於是江淮舟楫始通

夏四月周新作太廟成○五月朔日食○唐主更名景去

### 帝彌奉周正朔

通鑑曰唐主避周諱更名景下令去帝字稱國主尺天  
子儀制皆降鎮去年弓用周正朔平章事焉延巳屢  
續樞密使陳竟皆罷初延巳以取中原之說說唐主由  
是有寵與其黨談論常以天下為已任更和唱和翰林  
李士常夢錫屢言延巳等浮誕不可信唐主不聽夢錫  
曰姦臣似忠陛下不悟國必亡矣及是延巳之黨相與  
言有謂周為大朝者夢錫大笑曰諸公常欲  
致君堯舜何意今日自為小朝邪衆嘿然

周主遣使如唐魏之鹽還其俘

通鑑曰周始命馮延魯鍾謨使于唐賜以御衣王帶欽天曆及搗軍帛十萬唐主嘗奏江南無鹵田願得海陵鹽監世宗曰海陵在江北難以交居至是詔歲給鹽三十万斛俘獲士卒稍稍歸之

秋八月唐太子弘冀殺其叔父晉王景遂

通鑑曰景遂之赴洪州也唐主以李穀台為副使徵台傲狠專恣景遂雖寬厚久而不堪常欲斬穀台而自囚左右諫而上弘冀在東宮多不法唐主怒嘗以杖擊之曰吾當復召景遂弘冀聞洪州節押牙表從範怨景遂密遣毒之景遂擊越渴甚從範進漿飲之而卒未殯體已潰唐主不之知尹氏曰唐有國主而太子殺其叔父直書于冊不惟弘冀有惡逆之罪而唐主遂為具位亦且累上矣

南漢劉晟卒子鋹嗣

通鑑曰錄年十六國事皆決於龔澄樞盧瓊仙等臺省備位而已

周遣閣門使曹彬如吳越

通鑑曰周遣兵以兵罷賜吳越事畢亟返不受魏遺吳越人以輕舟追與之至於數四彬曰吾終不受是竊名也盡籍其數歸而獻之世宗曰向之奉使者乞旬無厭使四方輕朝命卿能如是甚善然彼以遺卿卿自取之彬始拜受悉以徵於親識家無留者

冬十月周主謀伐蜀以高防為西南面制置使

通鑑曰世宗謀伐蜀以防為西南面水陸制置使高保融再遣蜀主書勸使稱臣於周蜀主集將相議之李昊曰從之則君父之辱違之則周師必至諸將能拒周乎皆曰陛下聖明江山險固秣馬勵兵正為今日臣等請以死衛社稷蜀主乃命昊草書極言拒絕之

周遣使均定境內田租

通鑑曰世宗留心農事常刻木為農夫蠶婦置之殿庭欲均田而租稅先以元稹均田圖賜諸道至是詔艾穎等三十四人分行諸州均定田租又詔諸州併鄉村率以百戶為團團置耆長三人又詔凡諸色課戶及俸戶並勒歸州縣其幕職州縣官自今並支俸錢及采麥

南漢仕者自宮以進

通鑑曰○嗚呼人之所甚愛者肢體也昔人謂折其一肢與之天下有所不為况絕其勢乎其所以為此者必有所大欲於此矣明主盡求其故而痛禁絕之執彼偏據昏庸之君不足道也

十一月周命竇儼撰通禮正樂○唐放其太傅宋齊立于

九華山

通鑑曰初齊立多國黨謀進之士爭附之陳覺李徵古恃其勢尤驕曼及景建返歸國人感懼唐主悲泣徵古曰陛下當治兵以扞敵涕泣何為豈孔毋不至邪會司天奏天文有變人主宜避位禳災唐主乃曰吾欲釋去萬機誰可託若徵古曰宋公造國手陛下何不舉國授之竟曰陛下深居禁中國事皆委宋公臣等持入侍談釋老不亦可乎唐主心悅即命中書省人陳喬草詔行之喬曰陛下一晉此詔臣不復得見矣因極言其不可唐主笑曰爾亦知其非邪乃止遂出徵古洪州罷覽近職鍾謨素以德明之死怨齊丘言於唐主曰齊丘乘國之危遽謀篡竊陳竟徵古為之羽翼理不可容覺自周還矯世宗之命謂唐主曰聞江南連城拒命皆宰相嚴續之謀當為我斬之唐主知覺素與士頗有隙固未之信謨請獲之於周唐主乃因謨復命上其首又拒王師皆臣愚迷非續之罪世宗聞之大驚曰審如此則續乃忠臣朕為天下主豈教人殺忠馬平謨遂以白唐主唐主欲誅齊丘等請遣謨入稟之世宗以與曰之臣無所可否唐主乃詔暴齊丘等罪聽齊丘歸九華山覺宣州安置

徵古賜自盡胡氏曰敵國謀臣我所惡也蓋有設間用計而去之者矣或有因其自相疑忌而幸之者矣未聞稱獎其忠諭使勿殺如世宗者用心如此天下有不服乎

**紀**

同顯德六六月恭帝宗訓立漢天合日三南漢大寶二蜀廣政二十二年○凡五日三鎮

春正月

### 周命王朴作律準定大樂

通鑑曰初有司將立正伏宿設樂縣於殿寔世宗觀之見鍾身有設而不擊之者問樂二不能對乃命竇儼計論古今考正雅樂以朴素撓音律詢之朴上疏曰禮以檢形樂以治心形順於外心和於內然而天下不治未之有也蓋樂生於人心而聲成於物物身既成復能感人之心昔皇帝吹九寸之管得黃鍾正身半之為清身倍之為緩身三分損益之以生十二律旋相為宮以生七調為一均凡十二均入十四調而大脩遭秦滅學歷代罕能用之唐如李孫考正大樂其法始備安史之亂十亡八九至千禧樂為盡無遺時有博士殷盈孫鑄鍾

鍾十二編鍾二百四十處士蕭承訓校定石磬今之在縣者是也雖有鍾磬之狀殊無相應之和其授鍾不問音律但循環而擊編鍾磬泝懸而已絲竹匏土僅有七聲名為黃鍾之宮其存者九曲考之三曲協律六曲涉諸調蓋樂之廢缺無甚於今臣謹如古法以柷柷定尺長九寸徑二分為黃鍾之管與今黃鍾之管相應因而推之得十二律以為眾管互吹用音不便乃作律準十有三絃其長九尺皆應黃鍾之聲以次設柱為十一律及黃鍾清聲旋用七律以為一均為均之主者宮也徵商羽角交宮變徵次馬發其均主之聲歸平本音之律迭應不亂乃成其調凡八十一調此法久絕出臣獨見乞集百官校其得失詔從之百官皆以為然乃行之劉氏曰自元魏書陳仲儒奏律準至是幾四百年矣於是復見定樂之法先定律準故綱目謹書之

### 唐宋齊丘自殺

通鑑曰齊丘三九華山唐主命鎖其第六壻給飲食齊丘嘆曰吾嘗謀幽讓皇帝族於秦州宜其及此乃縊

而死謚曰醜繆初常夢錫深疾齊丘之黨與馮延巳魏  
岑之徒日有爭論因謫錫不得志縱酒成疾而卒至是  
唐主曰夢錫平生欲殺齊  
丘恨不使見之贈左僕射

### 二月周導汴水入蔡水

通鑑曰以通陳頴之漕一統志云汴水在開封府界東  
流過蕭縣至徐州城東北與泗水通蔡水即蔡溝之水  
在汝寧府上蔡縣西南二里其  
水盈涸無源古有蔡河疑即此

### 周減行苗使所奏羨田

通鑑曰開封府奏田稅舊一十萬二千餘頃今按行得  
羨田四萬二千餘頃敕減三萬八千頃諸州使還所奏  
減之餘  
微此

### 周淮南饑周主命貸民不責其償

通鑑曰淮南饑世宗命以米貸之或曰民貧不能償  
世宗曰民吾子也安有子到懸而父不為之解哉安在  
責其必償也胡氏曰世宗親民猶子救其乏而不責其  
必償仁人之心王者之政也五代十二君愛民者三人  
而世宗為最勅運給社慮倍輸也保任令錄防貪賂也  
冬役春罷恐妨農也毀寺禁度僧減蠹弊也立兩稅賜  
早徵之害也設科求士欲吏治有方也均定田租使  
不掩貧也併鄉村置團耆絕公阜侵漁也罷課戶俸  
戶省官方私擾也稱貸不責償欲下沾實惠也蓋曰  
宣宗而後政不及民而置諸易火之中者將百年而後  
世宗有君人之德行不忍人之政宜其  
然與起南面指揮而四海賓服也

### 三月周樞密使王朴卒

通鑑曰朴剛銳明敏志畧過人及卒世宗  
臨其喪以王鉞卓城慟哭數日不能自止

### 夏四月周王自將伐契丹五月取瀛莫易晉雄霸州遂趣



幽州有疾方還

通鑑曰世宗以比副未復下詔親征命都虞候韓通等  
將水陸軍先發通自滄州沿水道入契丹境柵於乾寧  
軍南塞環防開口三十六逐通瀛莫車駕至滄州即  
日帥步騎數萬直趨契丹境非道所從民間皆下之知  
契丹守州刺史王洪或降詔以韓通為路都部署  
守太祖為水路都部署自御龍舟沿流而北舳舻相連  
數十里至獨流口泝流而西至益津關契丹守將終廷  
岸以城降自是水路漸隘乃登陸而西宿於野次待衛  
之士不及一錢從官皆恐胡騎連群出其左右不敢  
逼宋太祖先至瓦橋關契丹守將排內斌莫州刺史劉  
信皆舉城降五月朔李重進等引兵經至契丹瀛州  
刺史高彥暉舉城降於是關內悉平莫者將於行宮議  
取幽州諸將曰陛下離京四十二日兵不血刃取燕南  
之地此不世之功也今虜騎皆聚幽州之北未宜深入  
世宗不允是日趣先鋒劉重進先發據固安自至安陽  
水命作橋會日暮還宿瓦橋是夕不豫而止契丹主遣

使命北漢發兵抗同邊聞周師還乃罷孫行古於易州  
擒契丹刺史李在致獻之斬於軍市以瓦橋關為雄州  
益津關為霸州命李重進將兵出山門擊北漢以韓令坤  
為霸州陳思讓為雄州遂還重進敗北漢兵於百井車  
駕至大樂往還適六十日尹氏曰世宗可謂英武主矣  
伐北漢南唐皆身履行陣俱成有功至是薄以儉稅取  
關南如反掌使天意果厭大茂則幽燕之地可以坐復  
惜乎未遂而遽止此固夷夏之大機也綱目於此書周  
主自將取瀛莫等州既致其喜之意書遂趨幽州有  
疾乃還又致其惜之之意然則綱目之情蓋一可見矣

六月河決原武周發近縣民大寒之○唐泉州遣使入貢

于周不受

通鑑曰唐清源節度使留從效遣使入貢請且進奏院  
於京師記報之曰江南近服方務綏懷卿父平金陵未  
可改圖若置邸上都與彼抗衡受而有之罪在於朕尹  
氏曰世宗可謂知大義者矣南唐未服則邸下討伐既

服則務存大體故綱目前事與之蕭還之停王是又書  
泉州入貢不受泉州唐之藩方也世宗之弘况大度石  
此是豈區區臣淺度後量者所可  
同日語執持善大善皆予之也

### 唐城金陵

通鑑曰唐遺鍾謨入貢于周世宗曰江南亦石兵修守  
備乎對曰既臣事大同不取復爾世宗曰不  
為警恐今日則一家吾與汝國大義所定  
然人生難其至于後世則事不可知歸語汝  
特完城廓繕甲兵據守要害為子孫計謨歸  
乃城金陵凡城之不完者葺之戍兵少者益  
曰或問五代帝王唐莊宗周世宗皆稱英武  
應之一夫天子所以統治萬國討其不服撫  
其號中一其法應敦明信義以兼愛兆民者  
城梁馬渡遣子希範入貢莊宗曰比聞馬氏  
高郁所奪今有由如此郁豈能得之執郁馬  
也希範兄希聲也莊宗之言卒矯父命而殺之此吳市

道商雷之所為豈帝王之體哉故  
外內離叛置身無所誠知用兵之  
故也世宗以信令御群臣以正義  
受賞劉仁贍以聖守蒙褒嚴續以  
節被奩張美以私恩見疎南未服  
必克既服則愛之如子挂誠蓋言  
度豈得與莊宗同日語哉曰無偏  
蕩又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  
世宗近之矣

### 周主立其子宗訓為梁王

通鑑曰初宰相屢請王諸皇子世宗曰功臣之子皆未  
加恩而獨先朕子能自安乎至是不豫乃封宗訓為梁  
王生七年矣劉氏曰封子不書主此其書何為周主也  
先是大臣屢請王諸子周主曰功臣之子皆未加恩而  
獨先朕子能自安乎至是不豫乃封之周主謂知節矣

### 周以魏仁浦回平章事趙匡胤為殿前都點檢

通鑑曰

通鑑曰世宗徵相仁浦議者以仁浦不由科第為疑世宗曰自古用文武才畧為輔相者豈盡由科第邪乃以王溥為人謙謹世宗性嚴急近職有忤旨者仁浦多引罪歸己以救之所全活者七八故雖起刀筆吏致位宰相時人不以為忝又以吳延祚為樞密使韓通充侍衛與兵部尚書張昭昭為李濤世宗曰然曰濤輕薄無大臣體也薦之何也對曰陛下所責者細行也臣所舉者大節也昔張彥澤屠殺不辜濤累疏以為不殺必為國患漢隱帝時濤亦上疏請解先帝兵權夫國家安危未形而能見之此真宰相器也世宗曰卿言甚善然濤終不可用一之中書濤喜訴謂不修邊幅與弟漸甚友愛而多譎浪無長幼休世宗以是薄之又以翰林學士王著慕府直僚晏欲相之亦以其嗜酒無檢而罷

周主營嘉字梁王宗訓立

通鑑曰世宗大漸召范質等入受顧命謂曰王者藩邸故人朕若不起當相之質等出相謂曰著終日遊醉鄉豈堪為相慎毋泄此言是日殂世宗在藩多務勸晦及即位破高平之寇人始復其英武其御軍踰令嚴明人莫敢犯攻城對敵矢石落其左右畧不動容應機決策出人意料又勤於為治發姦擿伏聰察如神間暇對召儒者讀前史商確大義性不好絲竹珍玩之物嘗言朕必不因喜賞人因怒刑人又言太祖養成王峻王殷之惡致君臣之分不終故群臣有過則面質責之服則赦之有功則厚賞之文武參用各盡其能人無不畏其明而懷其惠故能破敵廣地所向無前然用法大嚴群臣職事小有不舉往往寘之極刑雖素有才幹聲名無所開宥尋亦悔之末年浸寬登遐之日遠途哀慕馬梁王宗訓即位馭陽氏曰嗚呼五代可謂亂世也祭世宗區區五六年間取秦隴平淮右復三關威武之聲震瀟夷夏而方內延儒李文舉之士考制度脩禮定正樂議刑統其作之法皆可施於後世其為人明達英果論議偉然即位之明年廢天下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是時

中國乏錢詔悉毀天下銅佛像以鑄錢嘗曰吾聞佛說  
以身世為妄而以利人為急使其真身尚在苟利於世  
猶欲割截况此佛像豈其所惜哉由是群臣皆不敢言  
嘗夜讀書見唐元稹均田圖慨然嘆曰此致治之本王  
者之政自此始乃詔頒其圖使吏民先習知之期以一  
歲大均天下之田其規模志意大矣哉司馬氏曰太祖  
負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措身無所乘危而發雖履天  
下之籍而家室先覆矣世宗以異姓之親入承大統知  
近世之弊起於或令不行下陵上替故高平之役首誅  
樊何以振軍法遂能變弱為強因敗為功於是南割江  
淮西克秦鳳北開關南又以桴鼓之隙治律歷興禮樂  
審法令修政事收賢良養百姓可謂能知治安之本矣  
大功未成中道而失蓋太平之業天將啓聖人而授之  
固非人謀之所及也劉氏曰世宗即位六年善政既多  
良法初立內修文事外抗武功而其君人之度又有非  
後世所可及也豈不謂之賢主哉故書罷巡檢使臣書  
終之運斗耕書曰制舉令錄法書禁度僧尼書立二稅起  
懲罪書作刑書皆良法也書親錄囚徒書開壽州倉賑

鐵民書誅孫延希書均定田租書戒所失羨田書淮南  
鐵皆善政也書振通補正樂書定大泉書設科日皆文  
治也書簡閱諸軍書伐蜀伐唐伐契丹皆武功也至於  
詔言得失賞王環褒仁贍保嚴續邵水州貢命金陵城  
可謂有君人之度矣夫  
豈五季諸君之所及哉

秋七月周以趙匡胤領歸德節度使○唐鑄大錢

通鑑曰唐自淮上用兵及割江北以事周歲時貢金府  
藏空竭錢少物貴鍾謨請鑄大錢一當五十韓熙載請  
鑄鐵錢唐主從王計鑄當十大錢文曰  
永通泉貨又鑄宮二錢文曰唐國通宝

八月蜀以李昊領武信節度使

通鑑曰吳頌武信節度右補闕李起言故事宰相無領  
方鎮者蜀主曰昊家多冗費以厚祿授之矣起性粹直  
昊嘗語之曰以子之才苟能慎默當  
為翰林李士起曰侯無舌乃不言耳

九月唐太子弘冀卒。○唐主以其子從嘉為吳王居東宮。

殺禮部侍郎鍾鏐。

通鑑曰：謨教奉使入周，世宗及唐主皆厚待之。恃此驕橫，與都虞候張蚩善，教與屏人夜語，唐鏐諳之，曰：謨與蚩氣類不同，而過相親狎，恐其異謀。又言大錢民多盜殺犯法者多，及弘冀卒，唐主欲立從嘉，謨與從善厚言於唐主曰：從嘉德輕志懦，又酷信釋氏，非人主才。從善果敢疑重，且為桐唐主由是怒，徙從善為吳王居東宮。謨請張翊以戶部兵巡檢，唐主乃下詔暴謨罪，流饒州。翊密旦州副使未幾皆殺之，廢永通錢。

南漢殺其尚書右丞鍾允章以龔澄樞為內太師。

通鑑曰：南漢主張以允章藩府舊僚，擢為尚書右丞。參政事，甚委任之。允章請誅亂法者，數人以正綱紀。鍾不能從，宦官聞而惡之。內侍監許彥真告鍾欲作亂，澄樞以李振等共證之。乃赦允章，斬之。自是宦官益橫。

幾以澄樞為太師，軍國之事皆取決焉。凡群臣有不能及進士狀頭者，先下蚕室，然後得進。亦有自宮以求進者，由是宦者近二萬人，貴顯用事之人，大抵皆宦者也。謂士人為門外人，不得預事。卒以亡國。劉氏曰：內太師何試也？趙高書中丞相澄樞書內太師皆試也。丞相非矣。太師甚執。

唐以洪州為南都。

通鑑曰：唐以金陵去周絕隔一水，洪州險固，居上游，議徙都之。群臣皆不欲，惟樞密副使高鎬勸之。

周遣兵部侍郎竇儀如唐。

通鑑曰：儀至唐，天雨雪，唐主欲受詔於儀。曰：下儀曰：使者奉詔而來，不敢失舊禮。若雪霑服，請俟。曰：唐主乃拜庭。

契丹遣使如唐，周人殺之。

通鑑曰契丹主遣其舅使於唐因秦州團練使荆罕儒募刺客使殺之自是契丹與唐絕

諸史會編太全卷第八十四終

漢書曰吳丹...  
使謂年儒...  
救之自是...  
唐絕

諸史會編太  
生卷第八十四終

